

玫瑰之歌

鲁仲达 金洪良等译

浙江文艺出版社

封面设计：梁平波 张妙夫

责任编辑：仇知白

玫 瑰 之 歌

鲁仲达 金洪良等译

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金华新华印刷厂印刷

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3.25 插页2 字数330,000 印数00,001—13,800

1985年1月第1版 1985年1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0317·163 定 价：1.80 元

前 言

这是中国作家协会浙江分会外国文学组继《最新美国短篇小说选》之后组织编译的又一个集子。

目前，国内介绍的德国当代文学作品为数不多。我们编译这本集子的目的，是向读者进一步介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文坛近貌。这里选译的均为近年来发表的作品。作者中既有老一辈的安娜·西格斯、汉斯·维尔纳·里希特、诺贝尔文学奖金获得者海因里希·伯尔，以及赫尔曼·康德和海因茨·盖·康扎利克等知名作家，也有象埃里希·京特·扎塞和克里斯蒂娜·沃尔特等颇受读者欢迎的文坛新秀。

德国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德国文学是世界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我们熟知的莱辛、歌德、席勒、海涅、海因里希·曼、托马斯·曼以至布莱希特等等文学大师，曾以他们的文辞华美、思想深邃、风格各异的作品丰富了世界文学的宝库，赢得读者的热爱。在希特勒法西斯专政的十二年间，德国优秀的文学传统遭到了严重摧残；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依靠广大文艺工作者的努力，新的创作和伟大的历史源流在废墟上迅速结合，德国文学重又显示了它的活力。

战后的民主德国文学，从走出废墟面向未来，进而面对现实，近十几年来出现了一大批受到广大读者欢迎的好作品。这些作品揭露了官僚主义、因循守旧、破坏法制、搞不正之风等危害和阻碍社会主义制度发展的弊端，并提出了青年、妇女、老人、

道德教育诸方面值得深思的问题。选入本集子的《第三颗钉子》、《谁之过》等等，就是发挥了警世骇俗作用的作品。特别应该提到的是享有世界声誉的女作家安娜·西格斯，她在八十高龄时还从事创作活动，《海地三女性》是她继小说《海地的婚礼》（1949）之后发表的一部描写黑人反抗殖民统治、争取民族解放的新作。这篇作品不仅主题突出，而且形象鲜明，具有艺术特色。此外，青年作家埃里希—京特·扎塞的《回乡记》，通篇用白描手法刻画人物，有力地表现出正直的德国人热爱祖国的优良品质，也值得一读。现今民主德国文学所取得的成就，是引人瞩目而不容忽视的。

就联邦德国的文坛而言，战后成立的文学团体“47社”，二十年间一直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六十年代初，由工人作家、工会代表及出版界人士聚会成立的“61社”，另成一派，他们发表的作品，多数具有强烈的批判性，文字通俗易懂。六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初，“61社”受学生运动的影响，又分裂出一派，成立了“劳动世界文学创作组”。七十年代中期之后，整个文学创作发生转折，老一辈作家着重于写自传性的作品；人才辈出的新一代作家则在作品中显示出强烈的艺术个性。《玫瑰之歌》、《特殊情况》、《茨登科的房子》、《退休工人克伦策》以及《梦幻中的阿班诺之行》等作品，虽出自不同作者之手，笔触各异，所反映的也不过是社会生活的一个横断面，但将它们串连起来，不啻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缩影，揭露、剖析有一定的深度，对我们了解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真面目，是有所帮助的。其中《玫瑰之歌》取材于震动西方文坛的英国年轻诗人麦克费尔逊的真实遭遇，描写了一位少年诗人虽然才华盖世、但他的诗才得不到社会承认、终于自杀身死的故事。作品人物形象丰满，情节引人入胜，流露了作者对少年诗人的喜爱和激赏、对天才毁灭的感慨和痛惜之情。全文九万多字，约占本书字数的三分之一，特用作本书书名。

南京大学张威廉教授，国际笔会会员、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作家协会会员、奥地利著名作家、翻译家、汉学家E·施华滋教授都为本书的选材、校对做了很多工作。张威廉教授在百忙之中还仔细审校了本书的《玫瑰之歌》等篇。在此谨表由衷的感谢。

由于我们资料来源不足，水平有限，本书的编译工作难免有不当之处，谨希读者指正。

鲁仲达 金洪良

1983年4月

目 次

前言

海地三女性	安娜·西格斯 马君玉译 (1)
第三颗钉子	赫尔曼·康德 鲁仲达译 (35)
特殊情况	汉斯·克里希尔多夫 鲁仲达译 (59)
受欢迎的报道	海因里希·伯尔 金洪良译 (63)
祸不单行	彼得·黑尔特林 王润荣译 (68)
我又成家了	克里斯蒂娜·沃尔特 马君玉译 (79)
海姆博尔特	贝尔恩德·席尔默 鲁仲达译 (87)
波卢达的神秘的“女人交易”	阿尔诺·祖尔明斯基 鲁仲达译 (120)
迷路的小孩	蒂纳·厄斯特尔赖希 鲁仲达译 (126)
晚礼服	贝勒·巴赫姆 金洪良译 (132)
回乡记	埃里希·京特·扎塞 孙瑾鲁仲达译 (137)

香肠迷阿洛伊斯

赫尔曼·伦茨
王润荣 译 (148)

退休工人克伦策

冈特·海因
鲁仲达 马君玉 译 (154)

梦幻中的阿班诺之行

汉斯·维尔纳·里希特
鲁仲达 孙瑾 译 (160)

玫瑰之歌

海因茨·盖·康扎利克
金洪良 译 (165)

茨登科的房子

尤瑟夫·雷丁
王润荣 华菁 译 (300)

车上偶遇

库尔特·达菲德
张海明 译 (305)

谁之过

赫伯特·纳赫巴尔
马君玉 鲁仲达 译 (316)

姑妈之死

克劳斯·施莱辛格
刘浩 译 (350)

外祖父的未婚妻

玛利亚·赛德曼
金洪良 译 (357)

被欺压的女面包师的胜利

布里吉特·克罗瑙埃
王润荣 译 (366)

维利舅舅的遗物

赫伯特·施密特——卡斯伯尔
鲁仲达 译 (371)

将军的狗

海因纳尔·基普哈特
魏家国 译 (378)

G.不要复活

鲁道夫·克雷默尔——巴多尼
鲁仲达 译 (407)

殷勤的主人

托马斯·瓦伦丁
鲁仲达 译 (414)

海地三女性

〔民主德国〕安娜·西格斯

安娜·西格斯(Anna Seghers, 1900—1983), 是当代德国著名的女作家。生于德国莱茵河畔的美因茨城。她在本地读完中学后, 即进海德堡大学攻读历史、艺术和汉学。1928年参加了德国共产党。1933年逃出希特勒德国, 流亡巴黎、墨西哥, 1947年返回德国。1951年获民主德国国家奖金, 同年又获斯大林文学奖。著有《圣·巴巴拉的渔民起义》、《第七个十字架》、《死者青春长在》、《第一步》以及论文集《艺术的任务》、《论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等。

《海地三女性》是她八十寿辰前发表的新作, 是继小说《海地的婚礼》(1949)之后又一部描写黑人反抗殖民统治、争取解放的优秀作品。

我写书是为了人, 就是说为他人, 也为我自己。因为我自己也是一个人。我相信, 我和许多与人有关的重大问题联系在一起。为了我自己, 也为了他人, 我试图解答这些问题。要是有什么事情让我感到欢乐或者痛苦, 使我对某些事情表示赞同或者反对, 那也只是我表达了许多人的感情和经验。我所特有的能力,

是让这些感情和经验以艺术的形式表达出来……

——安娜·西格斯

第一个故事 躲 藏

哥伦布率领船队，准备第三次从海地返航西班牙，向王后陛下奏陈一切。船上，并没有象人们期望的那样满载黄金，而是带回一批赤红泛亮、在欧洲还没人见过的木材以及各色种子、水果和大批纺织品。

最重要的是，哥伦布完成了王后的旨意，将给她带回十二名姑娘。在奏章中，哥伦布把这批姑娘描绘得个个貌似天仙，艳绝人寰。

伊萨贝尔王后要将姑娘们留在西班牙宫廷里进行训练，让她的客人见到这些美女就心醉神迷，不胜羡慕。其中最俊俏的则准备赐予那些对西班牙王室立下汗马功劳的王公贵族。

夕阳余辉斜射在海军上将^①的船上，姑娘们象飞鱼一样，在甲板上翩翩起舞。她们当中最美丽的一位，在家乡时，人人都叫她托阿丽娜，她以后一直保留了这个名字。女伴们轻歌曼舞，如众星拱月一般把她围在中心。她们有意让送行的岛民注视到自己。在西班牙人的警戒下，岛民们聚集在码头的浮桥旁，目送船队启航。船员在甲板的另一边，望着跳舞的姑娘。他们当然是不准与姑娘接近的。

船已起锚，向外洋驶去。大海茫茫，海岸很快就隐没在雾霭

①1492年4月27日，西班牙王后伊萨贝尔和国王斐迪南封哥伦布为海军上将。

之中。

突然，托阿丽娜学了声鸟叫，一纵身跃过船栏。霎时间，其他姑娘都纷纷跳下水，朝刚刚离开的岸边使劲游去。从码头上不时传来岛民的一两声呼喊。这叫声仿佛在提醒她们小心，给她们鼓劲。

一个青年水手反应很快，紧跟托阿丽娜跳下船去。姑娘突然转身在他手背上猛咬一口。这时，从船上放下了划子。姑娘们一个接一个奋力往前游。托阿丽娜游在前头。船员有的洒水，有的划桨追了上来。

当时若是对她们下毒手或开枪射击的话，那么她们后来也就不会当作国色天香被带到西班牙宫廷里去了。

托阿丽娜改变了游泳的方向。她的两个女友还没游到岸就被抓住。其他的人一游上岸也被卫兵逮住。围观的人群脸色沉下来。刚才船只启航时，人们脸上还带着笑容，此刻，他们才恍然大悟，这些姑娘原来是迫于无奈，而现在则以生命作孤注一掷！她们再次被捕，关进了黑洞洞的小屋。船上的人都在议论她们为什么要逃跑。“也许是她们对西班牙一无所知。”“或许是她们根本不理解，到西班牙王宫侍候别人是怎么回事。”有人说：

“昨天，上将的那位客人，据说是岛上酋长的弟弟，带着礼品来送别时，曾悄悄地和托阿丽娜咬过耳朵，而且还指着天空作了个手势。”

托阿丽娜并没有上岸，她躲在一簇浮生在水面的灌木丛中。过了一会儿，她才在离码头很远的地方上了岸。她胸有成竹地快步走向一片山坳，在那里停了下来，朝一株枝叶浓密的大树窥探着。这棵大树已被连根拔倒，可能是人为的，也可能是被暴风吹倒的，挨着地面的枝杈又钻入土里生了根。突然，从枝叶中爬出一位老妇。她看到托阿丽娜快步向她走来，便转身往回走，既不作声，也不挥手，只是指指旁边的峭壁。峭壁上怪石嶙峋，石缝

中长着一些小树。托阿丽娜紧跟老人，走进岩洞。洞里很黑，只有星星点点的光线射进通道和洞室。后来，托阿丽娜想起了酋长的弟弟来到船上向西班牙王室奉献贡品时跟她说的话。酋长的弟弟和他哥哥完全不同。他和岛上多数居民一样，一开始就不信任西班牙人。他并不是为了送礼而上船的。他利用上船的机会给托阿丽娜出了个主意，告诉她逃跑的去处，并对她说：“你将在那里和一位老太太——我朋友的母亲平安地度过一生。”

当时，托阿丽娜没有琢磨这句话的意思，就是现在，她也很难理解“度过一生”的含义是什么。

老人在岩洞里上下蜿蜒穿行，脚步很稳，如履平地。托阿丽娜跟着她钻进一个洞室，在里面停下来。石壁已经风化剥落，几处凸出的地方放着各种用具。地面上铺着几块地毯，虽被踩得丝丝缕缕，但看得出质地和颜色还相当不错，毯子新的时候，比起送往西班牙的贡品来也毫不逊色。此时此刻，托阿丽娜倒怀念起凉爽的海风和滔滔的海浪了。

老妇人拿来一些根茎之类的东西，擦碎了煮糊糊。她听见背后洞口有脚步声，便说：“是詹南吉，我的儿子来了！”老人高兴地使劲擦起来。青年人进来了，托阿丽娜见到他，不由得眼睛一亮。他一见到她，也是喜形于色。

他对她说，有三个姑娘上岸时被抓住了，另外两个，被西班牙人盯上，从躲藏的地方拖了出来，挨了一顿毒打。她们遍体鳞伤，浑身是血，给关了起来。姑娘们过去住的棚子都被烧了。

托阿丽娜惊叫起来：“哎呀，打得这么厉害，还烧了房子！”

“是的，”年轻的海地人答道，拉过托阿丽娜的手低头吻着。他又说：“酋长规劝我们，说这些外国人是神派来的。不过他的弟弟根本就不信这一套，认为这批家伙只是遥远的海岛上的居民，是为了劫掠而来的。眼前发生的这一切已经证明了事情

的真伪。看来我们岛上的人不再团结一致了。”

母亲对他说：“你下次来，别走这条道了，穿过林子进来要好些。这洞口是不能让外人知道的。托阿丽娜无论如何也别出去。她一头乌黑闪亮的头发，人们老远就能认出她来。”

托阿丽娜一片痴情地热恋着詹南吉。她不再感到时光难熬。岁月在两人亲吻、拥抱、分别和重逢中飞逝……

她生了一个儿子。有一次，詹南吉回来比往常迟了一些。他戴着一顶奇特的帽子，帽檐上有根带子，围在他脖子上，还打了个结。

他说：“没有这根带子，就会被捕。它是缴纳了黄金的标志。谁缴了就给谁系挂。海军上将为人究竟如何，我不了解，很难说他好坏。但是，只要他不在这里，那批手下的人实在可恶。譬如现在，上将回去了，就鞭长莫及，管不了他们。我们的人只要缴不出黄金，就被他们逼着到矿坑底层去干活，直到挖够该缴的黄金为止。”

又有一次，詹南吉圆来说：“海军上将和他的同僚回来了，对在他离开时发生的事很不高兴。西班牙人真凶恶，残忍。托阿丽娜，你可千万别离开这儿一步呀！”

她听着，心里忐忑不安，又想起酋长的弟弟在船上讲的那句话：“你将在那里和一位老太太——我朋友的母亲平安地度过一生。”

她无法克制对大海的怀念。一天傍晚，詹南吉抱着出生不久的儿子，从岩洞后面到海边去了。当他把孩子又抱回来，放在她怀里的时候，托阿丽娜贪婪地吮嗅着孩子身上带回的大海的气味。

岁月飞快流逝，老妇人与世长辞了。孤寂的生活是难以忍受的。托阿丽娜尝到了思念亲人的滋味。望穿秋水，仍不见詹南吉的人影。有一天，詹南吉的好朋友却来到了托阿丽娜的身边，对

她说：

“詹南吉给我指点到你这儿来的路径。他们终究还是把他抓起来送进矿坑了。从今天起我要和你一起生活，这比在外面终日受西班牙人的威胁好得多了！”

哥伦布在加的斯^①受的接待已不象上次回国时那样热烈了。他听说，已经任命了一批新司令长官，替代他管辖新发现的大陆和岛屿。在他回去述职时，海地的那威旦特要塞已被攻破，王室又任命新的总督代替哥伦布。

老酋长的弟弟在哥伦布最近一次返航前，曾向西班牙王室奉献了一些贡品。但是，由于他图谋造反，遭到罢黜。于是，他率领一批海地人潜入岛屿的西部山区。他们这些人根本就没把西班牙人看作神，而是看作一批侵略者、伪君子和贪得无厌的坏蛋。到底谁是朋友谁是敌人，现在已经很清楚！一天，在一条通衢大道上，海地人与西班牙人遭遇了。战斗中，西班牙人凭借精良的武器战胜了海地人，使他们再次沦为奴隶。

詹南吉的好朋友向托阿丽娜讲述了这一切。他从此也藏在山洞里，很少外出。只有迫不得已时，才到外面小路旁去采摘野果或提水。托阿丽娜也象詹南吉的母亲那样，做些可口的饭菜。两人就这样共同生活着，日子虽不如以往那样甜蜜幸福，可也没发生过什么不如意的事。以后，她又和他生了两个孩子。

在这个时期里，西班牙王后伊萨贝尔对于贩卖人口、买卖奴隶是否合理合法一事，曾多次咨询教士和教会的高级执事。教会经过反复研究，然后禀奏王后：“此事完全容许，圣经上亦早有明示。”

跟随托阿丽娜逃跑的那些姑娘被抓回以后，其中最美艳和最伶俐的，起初给送去当宫女，后来又被赏赐给王公贵族。他们玩

^①西班牙海港城市，在里斯本东南。

腻了，就把她们送到奴隶市场，卖给大户人家当妻妾。

哥伦布回到海地，仍旧热衷于发现新领地，因而又进行了多次航行。他坚定不移地认为，自己达到的岛屿和海岸，是印度大陆的一部分。当他驶进奥里诺科河^①时，还误认为那是印度的一条大河。

西班牙王室对这些新发现虽然大为振奋，但是，王室更关心的却是国内大事。宫廷里正在张罗两起亲上加亲的婚礼：最小的公主将外嫁荷兰国君，而西班牙王储又要迎娶荷兰国君的妹妹。

托阿丽娜的前夫詹南吉早已逃离金矿，潜往西部山区。控制这一地区的首领，正是那个不把异邦人看作神灵的老酋长的弟弟布亚达。他和他的追随者现在越来越看清楚了，那些可恶、贪婪、狡猾的家伙，正是为了掠夺他们的岛屿才来到这里的。

詹南吉到山区不久，就成为布亚达最好的卫士和战友。在一次与西班牙人的战斗中，詹南吉身负重伤，被送进山区腹地。他烧得很厉害，恍惚中觉得自己正躺在过去长期栖身隐匿的岩洞里。身边照顾他的那位妇女，显得容颜绝代。他似乎还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美的女子。在她目光的爱抚下，詹南吉感到幸福，忘记了伤痛，苦苦思索着她的名字。蓦地，他叫了起来：“托阿丽娜！”往事的回忆使他暂时抗住了死神的降临。

托阿丽娜现在的丈夫——那个年轻的海地人，又出洞去寻找充饥的食物。可是，突然发生了不幸。他被哨兵发现了。他们向他扑来，不断盘问他：“你从哪里来？”“你的头子是谁？”……

他答道：“我的首领是西部山区的主人。”那些山区是入侵者无法征服的地方。哨兵又问他到这里来找什么人，他说，找那些愿意听他宣传的人。

^①在现今委内瑞拉北部的帕里亚海湾内。

他被捆绑起来，受到拷打。有人甚至往他的伤口上撒盐。他忍着剧痛大声笑着，即使丧命也不吐露托阿丽娜躲藏的地方。那里对遭受迫害的人来说可是一处避难的好所在啊！

岁月流逝，渐渐地不再有人搜捕托阿丽娜了。当然，也有人猜测，她准是躲在山区一个什么地方。她跳水逃跑以后，总不能象突然隐没的幽灵一样从此无影无踪吧。

与荷兰王族的公主结婚的西班牙王储约翰突然病故了。于是办完婚事又接着办丧事。此时西班牙——荷兰联合王权正在形成，正是这种联合王权才导致了欧洲此后百余年的分崩离析。

也可能偶尔有人到过托阿丽娜藏身的地方，他们是在生命受到威胁时才被指引到这里来躲灾避难的。有时还有人提到：“那儿有个女人，说不定就是多年前卖给西班牙、启航时跳海逃回来隐匿在海边的那个姑娘。”

对于人们谈论的这些往事，托阿丽娜自己也记不清了。她能忆起的，只有那海浪的咆哮声……

有一天，托阿丽娜正在洞室里躺着。突然，飓风大作，排山倒海的巨浪冲垮了海岸，一株株大树被连根拔起，洞壁在摇晃。她赶紧爬到后面的洞口，那里的山石也开始坍塌。她出了洞口紧紧攀住岩石，不断喘气。咸涩的海风扑打着她的脸，痛得钻心。孩子，孩子们在哪里啊？在矿坑里？是带着镣铐被投进了监狱？或是在海上飘浮？孩子啊，你们在哪里？

她每时每刻都可能被咆哮的海浪吞噬。她使尽最后的气力，紧紧抱住一块磐石。她想，大海是她从小患难与共的朋友，任何时候都会向她伸出援助之手！

她心里非常清楚，她是幸运的。她的逃跑是成功的。

第二个故事 钥 匙

小小的铁桶已经冷却。在巴黎，这样的桶是用来爆栗子的。但是这里根本就见不到栗子，黑人妇女克劳蒂娜就弄些玉米、榛子和野蔷薇果之类的东西，在晌午爆一爆。刚一爆熟，尤拉山区那些路过的筑路工便停下脚步，向克劳蒂娜买一把尝尝。铁桶一凉，阿梅达就把妻子的头巾盖在上面，从口袋里掏出一瓶酒和一大块面包，掰一半给妻子，两个人靠着铁桶吃喝起来。几个去蓬泰利尔或附近村落的工人停住脚步，望着这顿可怜的午饭，好奇地看着爆玉米的小铁桶，瞧着这对匆忙吃饭、有失体统的黑人夫妇。黑人老夫妇尽管肚子很饿，却丝毫也没有那种狼吞虎咽的贪馋相。

一路上，工人们边嚼果子边说道：“他脖子上那根带子，还系着个十字架呢！”

“哪里是十字架，那是一把钥匙！”

“一把钥匙？”

“你不信，回过头走近瞧瞧，就是一把钥匙。”

阿梅达吃完最后一口，站起身来匆匆追赶他的工友。领班从海地把他们带到巴黎，在那里又补充了几个人，组成了这班人马。巴黎的营造厂主承包了一项国家工程，要在这里修一条穿越山区的公路。

在来法国的船上，阿梅达就听到再次震撼世界的那件大事：雾月十八日政变^①。

^①法国共和八年雾月十八日（公元1799年11月9日）拿破仑·波拿巴在大资产阶级支持下发动军事政变。政变后，拿破仑执掌军政大权。1804年拿破仑称帝，建立法兰西第一帝国。

波拿巴终于执掌政权。他哪能容忍海地的黑人统治！他一贯讨厌黑人，当然也更容不下在海地^①掌权的贤明豁达的杜桑。波拿巴派出战舰，炮轰海岛，岛上牧场、森林纷纷起火。黑人反抗军的领袖杜桑中计遭擒，被押解到尤拉山区，关进了囚堡。

听到这些消息，阿梅达震惊万分。他首先想到，这回杜桑可能要遭罪了。阿梅达最敬爱杜桑。正是由于他，阿梅达才真正懂得热爱一个人意味着什么。

阿梅达借修路的机会也在尤拉山区住下了。这儿，他时刻能看见关押杜桑的囚堡。阿梅达似乎觉得，杜桑在牢房里也能知道，他的一个忠实的追随者一直在凝望着他的窗口呢！

尽管波拿巴相信，只要他一发号施令，任何士兵都得照办，但是那些守卫囚堡或者在那里当差的法国士兵的思想并不是铁板一块。阿梅达物色到一个名叫扬·维奥雷特的卫兵，跟他交上了朋友。两人开诚相见，过从甚密。每次见面的时间虽很短促，可是扬·维奥雷特总是把杜桑在牢中的情况告诉阿梅达。他坦率地承认，杜桑是个了不起的人。有人惧怕杜桑，因而才加害于他。

工间休息很短。阿梅达眼巴巴地望着囚堡的窗户，惦念关押在里面的杜桑。他只能这样来表达他对杜桑真挚、深厚的爱戴。为了能多呆一会儿，他缩短了自己的筑路段，常常带些克劳蒂娜爆熟的玉米、榛子之类的东西给他的伙伴们，以平息伙伴们对他的抱怨。

阿梅达和扬·维奥雷特万万没有想到，杜桑关熄牢房里的灯，是为了给筑路队里他的忠实的战士一个信号：他的牢房正在被搜查。阿梅达却以为，敬爱的杜桑毫无疑问知道他在这个地方，而且能认得出来。

公路近旁，有一座空荡荡的无人居住的庄园。筑路工就把这

^①海地人民于1803年推翻法国殖民统治。1804年1月1日宣告独立，建立了美洲第一个摆脱殖民统治和奴隶制度的黑人独立国家。